



LAO SHE WEN JI

老舍文集

老舍 著

老张的哲学 正红旗下

老舍经典作品集

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京味文学代表堪称完美的著作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老张的哲学

老舍
著

正红旗下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张的哲学; 正红旗下 / 老舍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6

(昨日芳菲: 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丛刊 / 杜贞霞主编)

ISBN 978-7-5581-2774-8

I . ①老… II . ①老… III .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 ①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7658 号

老张的哲学 正红旗下

著 者 老 舍

策划编辑 杜贞霞

责任编辑 齐 琳 史俊南

封面设计 老 刀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字 数 262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9584388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81-2774-8

定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老张的哲学

第 一	3
第 二	7
第 三	11
第 四	17
第 五	23
第 六	28
第 七	32
第 八	37
第 九	42
第 十	46
第十一	49
第十二	54
第十三	59
第十四	63
第十五	69
第十六	72

老舍文集

第十七	76
第十八	79
第十九	84
第二十	88
第二十一	92
第二十二	96
第二十三	100
第二十四	105
第二十五	108
第二十六	113
第二十七	117
第二十八	123
第二十九	128
第三十	133
第三十一	136
第三十二	140
第三十三	144
第三十四	148
第三十五	152
第三十六	155
第三十七	159
第三十八	163
第三十九	167
第四十	171
第四十一	176
第四十二	179
第四十三	183

第四十四	186
第四十五	190

正红旗下

一	195
二	208
三	217
四	227
五	238
六	250
七	256
八	266
九	282
十	291
十 一	299

附录:小人物自述

一	311
二	315
三	320
四	325

老张的哲学

Lao Zhang De Zhe Xue



學問與生活

——

——

第 一



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他的宗教是三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学，商。言语是三种：官话，奉天话，山东话。他的……三种；他的……三种；甚至于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洗澡固然是件小事，可是为了解老张的行为与思想，倒有说明的必要。

老张平生只洗三次澡：两次业经执行，其余一次至今还没有人敢断定是否实现，虽然他生在人人是“预言家”的中国。第一次是他生下来的第三天，由收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识的他，像小老鼠似的在铜盆里洗的。第二次是他结婚的前一夕，自动的到清水池塘洗的。这次两个铜元的花费，至今还在账本上写着。这在老张的历史上是毫无可疑的事实。至于将来的一次呢，按着多数预言家的推测：设若执行，一定是被动的。简言之，就是“洗尸”。

洗尸是回教的风俗，老张是否崇信默哈莫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应当侧重经济方面，较近于确实。设若老张“呜乎哀哉尚飨”之日，正是羊肉价钱低落之时，那就不难断定他的遗嘱有“按照回教丧仪，预备六小件一海碗的清真教席”之倾向。（自然惯于吃酒吊丧的亲友们，也可以借此换一换口味。）而洗尸问题或可以附带解决矣。

不过，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肉价的涨落，实在不易有

精密的推测；况且现在老张精神中既无死志，体质上又看不出颓唐之象，于是星相家推定老张尚有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寿命，与断定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肉价之增减，有同样之不易。

猪肉贵而羊肉贱则回，猪羊肉都贵则佛，请客之时则耶。

为什么请客的时候则耶？

耶稣教是由替天行道的牧师们，不远万里而传到只信魔鬼不晓得天国的中华。老牧师们有时候高兴请信徒们到家里谈一谈，可以不说“请吃饭”，说“请吃茶”；请吃茶自然是西洋文明人的风俗。从实惠上看，吃饭与吃茶是差的多；可是中国人到洋人家里去吃茶，那“受宠若惊”的心理，也就把计较实惠的念头胜过了。

这种妙法被老张学来，于是遇万不得已之际，也请朋友到家里吃茶。这样办，可以使朋友们明白他亲自受过洋人的传授，至于省下一笔款，倒算不了什么。满用平声仿着老牧师说中国话：“明天下午五点钟少一刻，请从你的家里走到我的家里吃一碗茶。”尤为老张的绝技。

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则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矣！此之谓“三位一体”；此之谓“钱本位而三位一体”。

依此，说话三种，信教三样，洗澡三次，……莫不根据于“三位一体”的哲学理想而实施。

老张也办教育？

真的！他有他自己立的学堂！

他的学堂坐落在北京北城外，离德胜门比离安定门近的一个小镇上。坐北朝南的一所小四合房，包着东西长南北短的一个小院子。临街三间是老张的杂货铺，上自鸦片，下至葱蒜，一应俱

全。东西配房是他和他夫人的卧房；夏天上午住东房，下午住西房；冬天反之；春秋视天气冷暖以为转移。既省凉棚及煤火之费，长迁动着于身体也有益。北房三间打通了榻段，足以容五十多个学生，土砌的横三竖八的二十四张书桌，不用青灰，专凭墨染，是又黑又匀。书桌之间列着洋槐木作的小矮脚凳：高身量的学生，蹲着比坐着舒服；小的学生坐着和吊着差不多。北墙上中间悬着一张孔子像，两旁配着彩印的日俄交战图。西墙上两个大铁帽钉子挂着一块二尺见方的黑板；钉子上挂着老张的军帽和阴阳合历的宪书。门口高悬着一块白地黑字的匾，匾上写着“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

老张的学堂，有最严的三道禁令：第一是无论春夏秋冬闰月不准学生开教室的窗户；因为环绕学堂半里而外全是臭水沟，无论刮东西南北风，永远是臭气袭人。不准开窗以绝恶臭，于是五十多个学生喷出的炭气，比远远吹来的臭气更臭。第二是学生一切用品点心都不准在学堂以外的商店去买；老张的立意是在增加学生爱校之心。第三不准学生出去说老张卖鸦片。因为他只在附近烟馆被官厅封禁之后，才作暂时的接济；如此，危险既少，获利又多；至于自觉身分所在不愿永远售卖烟土，虽非主要原因，可是我们至少也不能不感谢老张的热心教育。

老张的地位：村里的穷人都呼他为“先生”。有的呢，把孩子送到他的学堂，自然不能不尊敬他。有的呢，遇着开殃榜，批婚书，看风水，……都要去求他，平日也就不能不有相当的敬礼。富些的人都呼他为“掌柜的”，因为他们日用的油盐酱醋之类，不便入城去买，多是照顾老张的。德胜汛衙门里的人，有的呼他为“老爷”，有的叫他“老张”，那要看地位的高低；因为老张是衙门里挂名的巡击。称呼虽然不同，而老张确乎是镇里——二郎镇——一个重要人物！老张要是不幸死了，比丢了圣人损失

还要大。因为那个圣人能文武兼全，阴阳都晓呢？

老张的身材按营造尺是五尺二寸，恰合当兵的尺寸。不但身量这么适当，而且腰板直挺，当他受教员检定的时候，确经检定委员的证明他是“脊椎动物”。红红的一张脸，微点着几粒黑痣；按《麻衣相法》说，主多材多艺。两道粗眉连成一线，黑丛丛的遮着两只小猪眼睛。一只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往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的烧饼。左脸高仰，右耳几乎扛在肩头，以表示着师位的尊严。

批评一个人的美丑，不能只看一部而忽略全体。我虽然说老张的鼻子像鸣蝉，嘴似烧饼，然而决不敢说他不好看。从他全体看来，你越看他嘴似烧饼，便越觉得非有鸣蝉式的鼻子配着不可。从侧面看，有时鼻洼的黑影，依稀的像小小的蝉翅。就是老张自己对着镜子的时候，又何尝不笑吟吟的夸道：“鼻翅掀着一些，哼！不如此，怎能叫妇人们多看两眼！”

第二



那是五月的天气，小太阳撅着血盆似的小红嘴，忙着和那东来西去的白云亲嘴。有的唇儿一挨慌忙的飞去；有的任着意偎着小太阳的红脸蛋；有的化着恶龙，张着嘴想把她一口吞了；有的变着小绵羊跑着求她的青眼。这样艳美的景色，可惜人们却不曾注意，那倒不是人们的错处，只是小太阳太娇羞了，太泼辣了，把要看的人们晒的满脸流油。于是富人们支起凉棚索兴不看；穷人们倒在柳荫之下作他们的好梦，谁来惹这个闲气。

一阵阵的热风吹来的柳林蝉鸣，荷塘蛙曲，都足以增加人们暴躁之感。诗人们的幽思，在梦中引逗着落花残月，织成一片闲愁。富人们乘着火艳榴花，萤黄小蝶，增了几分雅趣。老张既无诗人的触物兴感，又无富人的及时行乐；只伸着右手，仰着头，数院中杏树上的红杏，以备分给学生作为麦秋学生家长送礼的提醒。至于满垂着红杏的一株半大的杏树，能否清清楚楚数个明白，我们不得而知，大概老张有些把握。

“咳！老张！”老张恰数到九十八上，又数了两个凑成一百，把大拇指捏在食指的第一节上，然后回头看了一看。这轻轻的一捏，慢慢的一转。四十多年人世的经验！

“老四，屋里坐！”

“不！我还赶着回去，这两天差事紧的很！”

“不忙，有饭吃！”老张摇着蓄满哲理的脑袋，一字一珠的从薄嘴唇往外蹦。

“你盟兄李五才给我一个电话，新任学务大人，已到老五的衙门，这就下来，你快预备！我们不怕他们文面上的，可也不必故意冷淡他们，你快预备，我就走，改日再见。”那个人一面擦脸上的汗，一面往外走。

“是那位大……”老张赶了两步，要问个详细。

“新到任的那个。反正得预备，改天见！”那个人说着已走出院外。

老张自己冷静了几秒钟，把脑中几十年的经验匆匆的读了一遍，然后三步改作两步跑进北屋。

“小三！去叫你师娘预备一盆茶，放在杏树底下！快！小四！去请你爹，说学务大人就来，请他过来陪陪。叫他换上新鞋，听见没有？”小三、小四一溜烟似的跑出屋外。“你们把《三字经》、《百家姓》收起来，拿出《国文》，快！”

“《中庸》呢？”

“费话！旧书全收！快！”这时老张的一双小猪眼睁得确比猪眼大多了。

“今天把国文忘了带来，老师！”

“该死！不是东西！不到要命的时候你不忘！《修身》也成！”

“《算术》成不成？”

“成！有新书的就是我爸爸！”老张似乎有些急了的样子。“王德！去拿扫帚把杏树底下的叶子都扫干净！李应！你是好孩子，拿条湿手巾把这群墨猴的脸全擦一把！快！”

拿书的拿书；扫地的扫地；擦脸的擦脸；乘机会吐舌头的吐舌；挤眼睛的挤眼；乱成一团，不亚于遭了一个小地震。老张一手摘黑板上挂着的军帽往头上戴，一手掀着一本《国文》找不认

识的字。

“王德！你的字典？”

“书桌上那本红皮子的就是！”

“你瞎说！该死！我怎么找不着？”

“那不是我的书桌，如何找得到！”王德提着扫帚跑进来，把字典递给老张。

“你们的书怎样？预备好了都出去站在树底下！王德快扫！”老张一手按着字典向窗下看了一眼。“哈哈！叫你扫杏叶，你偷吃我的杏子。好！现在没工夫，等事情完了咱们算账！”

“不是我有意，是树上落下来的，我一抬头，正落在我嘴里。不是有心，老师！”

“你该死！快扫！”

“你一万个该死！你要死了，我把杏子都吃了！”王德自己嘟囔着说。

王德扫完了，茶也放在杏树下，而且摆上经年不用的豆绿茶碗十二个。小四的父亲也过来了，果然穿着新缎鞋。老张查完字典，专等学务大人驾到，心里越发的不镇静。

“王德！你在门口去瞭望。看见轿车或是穿长衫骑驴的，快进来告诉我。脸朝东，就是有黄蜂螫你的后脑海，也别回头！听见没有？”

“反正不是你脑袋。”王德心里说。

“李应！你快跑，到西边冰窖去买一块冰；要整的，不要碎块。”

“钱呢？”

“你衣袋里是什么？小孩子一点宽宏大量没有！”老张显示着作先生的气派。

李应看了看老张，又看了看小四的父亲——孙八爷——一语

未发，走出去。

这时候老张才想起让孙八爷屋里去坐，心里七上八下的勉强着和孙八爷闲扯。

孙八爷看着有四十上下的年纪，矮矮的身量，圆圆的脸。一走一耸肩，一高提脚踵，为的是显着比本来的身量高大而尊严。两道稀眉，一双永远发困的睡眼；幸亏有只高而正的鼻子，不然真看不出脸上有“一应俱全”的构造。一嘴的黄牙板，好似安着“磨光退色”的金牙；不过上唇的几根短须遮盖着，还不致金光普照。一件天蓝洋缎的长袍，罩着一件铜钮宽边的米色坎肩，童叟无欺，一看就知道是乡下的土绅士。

不大的工夫，李应提着一块雪白的冰进来。老张向孙八说：

“八爷来看看这一手，只准说好，不准发笑！”

孙八随着老张走进教室来。老张把那块冰接过来，又找了一块木板，一齐放在教室东墙的洋火炉里，打着炉口，一阵阵的往外冒凉气。

“八爷！看这一手妙不妙？洋炉改冰箱，冬暖夏凉，一物两用！”老张挑着大拇指，把眼睛挤成一道缝，那条笑的虚线从脸上往里延长，直到心房上，撞的心上痒了一痒，才算满足了自己的得意。

原来老张的洋炉，炉腔内并没有火瓦。冬天摆着，看一看就觉得暖和。夏天遇着大典，放块冰就是冰箱。孙八看了止不住的夸奖：“到底你喝过墨水，肚子里有货！”

正在说笑，王德飞跑的进来，堵住老张的耳朵，霹雳似的嚷了一声“来了！”同时老张王德一人出了一身情感不同而结果一样的冷汗！

第三



门外拍拍的掸鞋的声音，孙八忙着迎出来，老张扯开喉咙叫“立——正！”五十多个学生七长八短的排成两行。小三把左脚收回用力过猛，把脚踵全放在小四的脚指上，“哎哟！老师！小三立正，立在我脚上啦！”

“向左——转！摆队相——迎！”号令一下，学生全把右手放在眉边，小四痛的要哭，又不敢哭，只把手遮着眼睛隔着眼泪往外看。前面走的他认识是衙门的李五，后面的自然是学务大人了。

“不用行礼，把手放下，放下，放下！”学务大人显着一万多个不耐烦的样子。学生都把手从眉边摘下来。老张补了一句：“礼——毕！”

李五递过一张名片，老张低声问：“怎样？”李五偷偷的应道：“好说话。”

“大人东屋坐，还是到讲堂去？”老张向学务大人行了个举手礼。

“李先生，你等我一等，我大概看看就走。行家一过眼，站在学堂外边五分钟，就知道办的好坏，那算门里出身。”学务大人耸着肩膀，紧着肚皮，很响亮的嗽了两声，然后鼓着双腮，只转眼珠，不扭脖项的往四外一看。把一口痰用舌尖卷成一个滑腻